

Kertas-Kertas Pengajian Tionghua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I

DECEMBER 1977

第一輯

學術論文集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ua
Universiti Malaya

Kertas-Kertas Pengajian Tionghua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Vol. 1



學術論文集 第一輯

Editor 編輯: Tay Lian-Soo 鄭良樹

Articles submitted should not be of more than 20,000 words. The author will receive 30 offprints free.

1. 校書的甘苦 王叔岷 (1)
The Joy and Frustration in Textual Collation Wang Shu-min
2. 閩道藏記凡例(附記一:張伯端與悟真篇) 柳存仁 (11)
My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the *Taoist Tripitaka* Liu Ts'un-yan
3. 史記牘義補 鄭良樹 (33)
Textual Criticism of *Shi-chi* Tay Lian-soo
4. 敦煌莫高窟 C155 及 C305 窟供養者題名考 蘇瑩輝 (53)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Dates of Official Appointment Su Ying-hui
of the Worshipers in Caves C.155 and C.305 of the Mokao Caves in Tunhuang
5. 中國俗文學馬來文譯本初探 (69)
Writings in Romanized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Malaya: A Preliminary Inquiry Claudine Lombard-Salmon
6. 中國的籌算 洪天賜 (97)
Chinese computation with the counting-rods Ang Tian Se
7. 吡叻實兆遠福州人南遷史略 江偉愛 (111)
Sejarah Pemindahan Orang Foochow Ke Sitiawan Perak Ong Wei Ai
8. 北京話裏的儿化韻 俞王綸 (119)
Retroflexion in the Peking Dialect Yu Wang-luen

Publish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出版者: 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封面題字: 臺靜農教授

Dicetak oleh IM, K.L.

校書的甘苦

王叔岷

一、引言

我從一九四一年的秋天開始正式校勘古書，所校的古書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種。在這三十六年的歲月中，可以說是甘苦備嘗。我借用陶淵明兩句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我從事校書工作，好像落到塵網中，不能自拔，一去就三十多年了！

二、爲甚麼要校勘古書

古書流傳的時代愈久，研讀的人愈多，內容變動就愈大。

1. 由於古書很多古字古義，後人不能了解，往往隨着自己的意思，加以更動：或是加字，或是刪字，或是改字，或是顛倒。使古書失去很多本來面目。

2. 由於古書字體的變更，比如古文、籀文、小篆、隸書、草書、楷書俗書種種字體的相亂，也使古書失去很多本來面目。尤其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六朝通行的俗書，字體相亂的例証最多。

3. 戰國、漢帛竹木簡古書寫本，及六朝、隋、唐古寫本，本是非常可貴的。可是，由於鈔寫的人，不能沒有疏忽錯誤，也使古書失去很多本來面目。甚至同一時代的同一古寫本，字句間也有很多不同。

4. 隋、唐以後，宋、元、明、清各種古書刻本，都不相同，也使古書失去很多本來面目。即使是最可珍貴的宋本，字句間也很多不可靠。

這種種原因，使我們讀的古書，隨着時代，漸漸失去它們的本來面目。把失去本來面目的古書，當作本來面目在研究，這是很危險的。校勘古書的目的，就是要恢復古書的本來面目，至少要接近古書的本來面目，以免發生誤解和誤用。有時甚至我們習慣用的古語（成語），文字錯了，意義變了，我們都不知道。例如詩經小雅車鄰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這兩句詩，尤其是前一句，我們經常在引用。在報章上也經常看見。比如一個人的道德、學問很高，我們尊敬他，就說「高山仰止」。可是，這兩個止字該怎樣講，却是問題。如果講作停止的止，那麼高山仰了就停止的話，倒不如不仰了。景行即是大道，大道行了就停止的話，倒不如不行了。如果把這兩個止字當作語助詞講，沒有意義，那麼「高山仰，景行行。」語意又不完全。其實這兩個止字，是之字的形誤。唐朝人所見的古本，都作「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這就通順了。之字的篆文和隸書跟止字非常相似，因此，之字便誤爲止字。在裴學海的古書虛字集釋卷九裡面，他說：「止猶之也。」以爲止和之是同義字，這是不對的。

又如我們經常用的一句成語「每況愈下」，是愈來愈壞的意思。其實這句話本作「每下愈況」，出自莊子。莊子知北遊篇；

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

意思是說買豬的人要知道豬的肥不肥，應該用腳踩豬最不肥的地方，即所謂下。如果踩最不肥的地方都肥的話，那麼這就是一條很肥的豬了。因為「每下」，是越往下的地方踩，即是往沒有肉的地方踩，直到「愈況」，是越知道豬的肥美。有愈來愈好的意思。後人把下、況兩個字弄顛倒了，錯成「每況愈下」，用爲愈來愈壞的意思，便和原意完全相反了！

又如我們說一個人的學問見識很渺小，就把他比作井蛙夏虫。『這個典故也出於莊子，莊子秋水篇：

井蟲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蛙是蟲的俗體字。其實，井蛙本作井魚，『北宋以前莊子的版本都作井魚。』可能是後人見井中沒有魚，（其實井中也有魚。）因此才改作井蛙。『於是井蛙夏虫』這句話，就習慣用來譏諷人了。

又如我們在好些子書、史書甚至小說裡面，都看到炮烙之刑』這句話。其實烙字本作格，格是一種銅架，底下燒着火，把人安置在銅架上，人燒爛了，墜火而死。就是炮格之刑。『北宋以前的古書都作炮格。』北宋以後，大都改作炮烙。』就失去它的原意了。

以上這類錯誤成語，例証還很多，大家都用慣了，已經約定俗成，不妨讓它錯下去。可是，我們研究古書，應該知道這是錯的。

三、我的校書經驗

我在年輕時，二十二歲以前，是很喜歡文學的，主要是古典文學。也很喜歡寫舊體詩。因此，染上些才子氣。才子氣重的人，有他令人喜愛的一面——天真；也有令人討厭的一面——輕浮。覺得自己才高氣盛，目中無人。我年輕時是可能有點輕浮的。到大學四年級（一九三九年），我開始看樸學方面的書，如清朝乾隆、嘉慶時代王念孫、引之父子的讀書雜誌、經義述聞、清末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孫詒讓的札遂等，得到一點校勘和訓釋古書的常識。一九四一年秋天，我考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開始校勘莊子。我在中學時，就喜歡讀莊子這部書，一直到大學畢業。可以說了解的莊子是浮泛的，不切實的，進研究所後，我的老師傅孟真先生第一次跟我談話，就叫我『洗淨才子氣！下苦功校勘莊子！三年內不許

發表文章！『我當時年少氣盛，還有點不高興，後來明白了。我非常感謝我的老師，使我從華而不實的歧途跨進實事求是的正路。從那時起，我下三年苦功，在一九四四年，寫成莊子校釋這部二十多萬字的書。那時我是二十八歲。這部書雖然不夠成熟，有好些意見須得補充修訂。（以後我陸續發表莊子校釋後記 倫敦博物館敦煌莊子殘卷¹補、莊子校釋補錄等。）

可是，大部份的論斷是站得住腳的。一直到現在，凡是研究莊子的，很多名學者都在參考引用我的意見。我寫這部書時，很苦！由愛好文學轉到樸學這方面來，很不慣！但在寫成功之後，却有苦後回甘的感受。我們對一部古書下一番苦功，自然就牽涉到許多關係書。跟莊子關係最密切的書，有老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等。老子這本書，份量少，整理和闡發的著作已經很多，我把校勘老子的工作放後一步，（遲至一九六六年我才發表老子讀義一篇。）因此，我就陸續對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這三部書下苦功，寫專書。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我開始在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書，仍然每天繼續不斷的校勘古書。一方面也根據自己的經驗寫校勘古書之方法及態度，校讎通例等單篇論文。記得一九五五年暮春時節，那時我的身體很壞，教書的鐘點多，指導的論文又太多，經常都在病中。我並沒有放下校勘古書的工作，我正在校勘文子。我們現在流傳的文子，是魏、晉時代的偽書。書中十分之九都是抄襲淮南子。如果我們要研究淮南子，那麼對文子一書作比勘的工作是很有用處的，要研究文子，用淮南子作比勘的工作也很有用處的。可是那時我在病中，有一天我校文子校到下德篇中幾句話：

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據道藏本）

前後兩句都容易懂，中間「口惟滋味」的惟字，很難解釋。如果釋惟為「思惟」的惟，意義太淺。唐初魏徵等編的群書治要把惟字引作欲字；宋杜道堅文子續義本惟字又作肥。作「口欲滋味」，「或」或「口肥滋味」，「」是容易

懂了，可是惟字的字形跟欲字或肥字毫不相近，看不出它們的關係。因此，我斷定惟是個錯了的字，作欲、作肥，是不了解惟是錯誤的字而妄改的。我苦思很久，仍然不能解決惟字的問題。竟至暈倒了！晚上家人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我的血壓低得可怕，只有兩個月的生命！家人都很害怕。但我的心却很平靜。第二天早晨，我在病榻上忽然想通了文子那句「口惟滋味」的惟字是𠂔字之誤。𠂔字壞為唯字，再變為惟字。文子這幾句話，淮南子泰族篇也有，而惟字淮南子作𠂔。𠂔是𠂔字的重文，是一個字的兩種寫法。那麼惟字當然是𠂔字之誤了！我赶快勉強起床記下來。那時很多朋友和同學知道我在病中都來慰問我，還有同學獻花給我。我在病榻上口占了兩首絕句：

暮春病中紀事：

憂勞祇爲讀書多，頑石何須費琢磨！最感蠶卿來靜夜，拈花笑慰病維摩。

一化何曾別死生，莊周夜夢蝶身輕；春蠶留得餘絲在，好倩人間未了情！

當時我把問題解決了，真領略到苦後回甘的至味！再過一天，醫生又來看我，他很驚奇，他說我的血壓已經升高，危險期已經過去了。健康漸漸恢復，又繼續下苦功校勘古書和教書。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我寫成耐𠂔學這本書，內容分釋名、探原、示要、申難、方法、態度及通例，共七章，二十多萬字。我寫這本書時，非常苦！因為大學過去只有開「校𠂔目錄學」這門課的，而對校𠂔和目錄的觀念含混不清。或是把校𠂔學當作目錄學的附庸；甚至於把校𠂔學就當做目錄學。我希望把校𠂔學跟目錄學分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憑我自己的心血每天苦思，建立系統，經過八個月的時間，完成耐𠂔學這本書。我寫成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買到一本中國大陸陳垣先生的「校勘學釋例」送我。陳先生校勘元典章歸納出五十個例，以為可以概括古書中一切錯誤的例子。其實王念孫的「

淮南雜誌後叙，「推淮南子一書致誤之由，曾經標出六十二例，（王氏誤計爲六十四例。）已經比陳先生所舉的例多出十二個。陳先生的釋例，只相當於我的辭賦學最後一章通例，而我所歸納出來的例子，却有一百廿二個，比陳先生的例要多七十二個。我本想再增加兩個例，想到這一百廿二個例已經夠用了，古書的字句無論怎樣錯，大致都可歸納到這一百廿二個例裡面。我那時還年輕，所寫的書當然不成熟，校稿付印時又要趕着出國，以致忽略一些謬誤（如七九葉前頁宋祝穆伯事文類聚「伯字當刪。一九七二年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未通知我，就翻印這本書，使我沒有機會改正謬誤，非常遺憾）。但能建立比前輩更多的條例，對我自己研究學問確是一種鼓勵。從此以後我就本着自己所開闢的路綫，繼續校勘古書。雖然近十年來我研究的範圍比較廣泛，總還是以校勘爲基礎。

四、校書引人入勝

校書是字句之學，是枯燥無味的。可是，有時遇到一些問題，甚至於一個字，却能引人入勝。例如陶淵明先生的集聖賢群輔錄下「三墨」條有幾句：

裘褐爲衣，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

是本於莊子天下篇。可是所謂「五侯子之墨」，現在莊子所有的版本，都沒有子字。本來子是美稱，多了或少了沒甚麼關係，但這個子字關係可大了！現今所保存的莊子唐寫本藏在中國、日本、巴黎、倫敦、莫斯科的，共有二十二篇。除去篇目相同的，只有十七篇。但篇目相同，內容並不見得全同。日本高山寺舊鈔本莊子七篇，其中外物跟倫敦博物館所藏外物篇有出入，漁父篇跟莫斯科亞細亞人民研究所藏的漁父篇有出入。就是說，

雖然同是唐寫本，而不是一個系統。日本高山寺本莊子，據我的考証，跟唐朝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劉宋時代的元嘉本是一個系統。高山寺本跟其他所有的本子很多不同的字句，却跟元嘉本是同的。陶淵明先生所引莊子天下篇「五侯子之墨」這句，任何寫本刻本都沒有子字，惟獨日本高山寺本有子字。請注意，高山寺本跟元嘉本是一個系統，而陶淵明先生引用的莊子跟元嘉本相合，陶淵明先生卒於劉宋文帝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那麼他所讀所引用的莊子，就是現今所保存的日本高山寺本一個系統的莊子。我們看見現今所保存的日本高山寺本莊子，發思古之幽情：「啊！這就是陶淵明先生所讀過所引用過的一個系統的莊子呢！」這個問題是由「五侯子之墨」一句中的一個字所引出來的，真是引人入勝！我有影印的日本高山寺本莊子，是三十三年前我的老師孟真先生送給我的。如果同學們想看看，我高興給你們看，一飽眼福。

又如梁朝鍾嶸的詩品序有一段話，標舉兩漢到劉宋時代廿一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謝靈運的詩舉兩次，恐有誤），其中有一句：

子卿雙鳧。

近人古直詩品箋：

初學記十八引蘇武別李陵詩：「二鳧俱北飛。」古文苑亦載之。

陳延傑詩品注：

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詩：「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此取其首二字也。

蘇武字子卿，古陳兩人都肯定雙鳧詩是蘇武的作品。考詩品所評的詩人，共一百廿二個。（古詩的作者不詳，未計入。）分上、中、下三品，三品中都沒有提到蘇武。而在序中所舉廿一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却有蘇武的，真是怪事！現在我們先看古文苑中所載的「蘇武別李陵詩」全首：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

，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忘

鍾氏詩品序所舉廿一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應該在他所品評的詩人作品內，才合乎情理。如果他舉某詩人的代表作品，而某詩人竟不在他所品評的詩人中，是不可思議的，記得一九五九年的秋天，我到哈佛大學訪問，跟韓國漢城大學一位訪問教授車柱環先生討論到這個問題，我懷疑子卿雙鳧，「子」字是少字之誤，子和少兩個字草書形體相近，容易混亂。李陵字少卿，詩品上品開始是評古詩，「接着就是評李陵詩。如果雙鳧詩是李陵贈蘇武詩，問題就簡單了，我們看這首詩的最後兩句：「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這顯然是李陵的口氣，因為李陵萬不得已投降而留在匈奴，當然無從「言笑」。「願子長努力」句，也分明是李陵對蘇武的送別語。但問題在「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兩句，又顯然是蘇武別李陵的口氣。我和車教授討論後，認為這首詩第三句的子字，和第四句的我字，應該互相更換，應作「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這樣一來，就完全是李陵的口氣了，過兩天車教授興匆匆地來找我。他發現金王朋壽類林雜說卷七中引用臨川王集保存了這首詩，三、四兩句正作「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跟我的說法完全一樣。當時我真高興得跳起來了。然後我和車教授又重新翻檢初學記，卷十八明明是引「李陵贈蘇武詩」：

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

只引四句，雖然三、四兩句的子、我兩個字未互相更換，而標題作「李陵贈蘇武詩」，却是對的。古直未懷疑詩品序「子卿雙鳧」有誤；又因古文苑標題作「蘇武別李陵詩」，就毫不加思索把初學記所引的標題改為「蘇武別李陵詩」，非常可惜！隨後我又發現太平御覽卷四八九引這首詩的前四句，宋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卷四七引這首詩的前兩句，標題都作「李陵贈蘇」

武詩。「這使詩品序所謂『子卿雙鳧』是『少卿雙鳧』之誤的證據，更見加強。一個少字，解決了雙鳧詩的作者問題；更進一步訂正了雙鳧詩子

我兩個字當互相更換的問題。一舉兩得，真是引人入勝！校勘古書，這類引人入勝的問題很多，只要肯去探索，是會得到解答的。

結語

才子氣重的人，是看不起校書的，例如邢邵，字子才，他是北朝三才子之一，唐李延壽北史邢邵傳說他：

有書甚多，而不自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偏，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便是一過。

校書是一種笨功夫，我却喜歡這種笨功夫。我的爲人和治學的態度都是以愚自守。「不敢逞聰明。我認爲：

(一)校勘古書，是一種小學問，可以幫助研究大學問。

(二)校勘古書，是一種支離破碎的小工作，可以幫助通大義、有系統的工作。

(三)校勘古書，是一種綉花針的工作，可以幫助大刀闊斧的工作。

(四)校勘古書，是枯燥無味的工作，却有一種無味之味！

有味之味是有限度的，無味之味是無窮盡的。校勘古書是一種無味之味的學問。當你得到其中的趣味時，你會覺得其味無窮，欲罷不能。今天晚上我非常高興跟諸位同學談談校書的甘苦。「也可以說是我三十多年校書的一些經驗。我不知道同學們聽了之後，所感受到的是苦？是甘？是否還感受到一點無味之味？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晚七時應南洋大學中文學會之邀，所擬演講稿。七七年二月十一日補訂。

閱道藏記凡例

柳存仁

(附)記一：張伯端與悟真篇

- 一、道藏全籍無標點，紬讀匪易。本書所引，十之八九依原文，加標點，並注明原書卷葉正反面，以便參考。其有稍異原文之處，爲便解釋行文之利。然如用引號者，必悉從原文，其間有刪節，即一字之微，亦加刪節號。
- 一、詮釋悉從現代讀者之觀點，故取材注意歷史背景，社會環境，生活資料，哲學思想，個人傳記，風俗制度，而稍略其迷信儀節細端。其對宗教儀軌特具興趣者，有所不足，仍可從而查檢原文，瞭若指掌，文字無缺。
- 一、著者頗注意文字校讎，俾應用本書者，得減捉摸推究之勞。勘校之例，多依清代經師及近世考據之方法，不敢草率。苟有增補，或指其錯簡僞謬，必詳陳其故，而免厚誣前賢。
- 一、道教丹經，舊時言傳者須得師，親受口訣。其言鍊氣，結胎，出神，應屬於生理，醫學及精神學範圍；其言房中，則有關性心理，醫藥及優生，皆非淺學微書如不佞者所能知。解題所闡，概以普通知見出之，俾供學者能利用道藏作分治各家學問之準備材料，故其所爲，只在儘可能作文字的詮釋，且多從道經中求內証，免他人稽考之煩。於所不知，寧存闕疑。其所敘論，於歷史上方士羽流之荒誕行徑影響政治社會者，固不

諱隱，於其博合國民精神普化社會道德自張一軍之處，亦加表發，所以求其客觀之真相而已。

一、道教之神名，因時代而衍化，因地域而滋蔓，又頗受外來影響，並蓄兼羅，架床疊屋之現象，學者苦之。欲爲董理，使成系統，勢必專成一學。明代龔可佩因能識神名而膺懋賞（明史卷三〇七），概可知矣。茲編既爲書錄，未遑理此。然諸書之涉諸神高尊，地祇山靈者，雖非纖微畢盡，亦必標出其英，俾讀者從事於此者，得有若干重要之綫索，爲他時考索之資。

一、書錄體裁並無表格，然表格亦譜錄之一端，苟於文字沓重不清而條列反見分明者，本書亦稍稍用之。

一、佛道二教交涉至繁，漢晉迄隋，道教經典模擬佛典之迹，多有可觀。其義理精蘊，姑毋待申言，即故事辭彙，道教采自譯品轉示爭勝者，亦實繁有徒。陶隱居真誥所述彈琴之喻與增一阿含經雷同，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多嬰大涅槃經，要不能謂前者亦出勅作。舉此一端，可概其餘。本書著者於讀藏之頃，見有事實文字與佛經相表裡者，必爲抉出，俾便問津，然於專研勘對，仍俟治釋道二藏高賢，更爲比較。

一、明正統藏（1444—5）原有編排，雖依向來三洞四輔十二部分類，其條理殊欠精當，學者病之。欲爲重釐其分類，必須先細讀其文字，本編既爲著者閱讀道藏之劄記，並企圖可以進而爲有助於他人閱藏之書，自不宜遽爲更張其體例。況道藏之門類次序，雖極紊亂，若詳加考索，非毫無根據可尋，其中亦偶有一部分係照時代先後編次者，惟病其不純耳。是以茲編仍本原藏目錄先後，以利查考。

一、道藏所用之辭彙，除金丹術語而外，其餘名相，仍至繁衍。如編爲辭典，姑以八爲例，依度人經大法（4/14b）所載，則有八威，八景，八冥，八門，其他稱是。舉凡此類記載，本書亦已鈎其玄而提其要矣。

，然仍無意遽爲此辭彙者，以辭典固當有人董理，本書亦已稍稍供其材料，然二者性質究有別，篇幅及性質所囿，不能悉網羅之爲一編也。抑有進者：此項普通辭詮，在道藏經注中亦非悉已統一，其說法歧別者，仍賴學者之抉擇，例如九宮，據上清握中訣下卷(1b—2b)所述，名稱與在頭際之位置俱至明瞭，宜可據矣，查靈寶度人上經大法(26/3b, 26/6b—7a)即與之有出入，而同書(43/10b—11a)又與前說互不同，一書兩歧，況其他乎？冥搜神會，是固他時專門之作矣。

一、道教史之研究，近人從事之者甚多，然迄今仍未見有系統昭明，包羅無遺之作，則以文獻之搜羅不易，而道藏材料又必先有史料長編之類爲之先驅也。茲編所纂，亦頗有意於此。如盛行於宋元間之清微，太乙火府，玉堂諸派之背景及梗概前人所未嘗言者，本書皆特表而彰之，勾稽其原始材料，主旨亦在乎是。至於北派七真，南宗五祖之學說之得以考覈者，自亦不憚煩求。

一、著者自民國丙申(一九五六)起讀藏，於今廿年。硯餘得暇，輒濡筆作記，積稿數十冊，擬付剞劂，以便學者之采擷。自顧謏陋，慮多謬失，談龍得猪，織繅比素，前人所戒。海內賢達幸予指疵，匡其不逮。

一、本書之作，初發願爲現存之道藏目錄詳注作補，以白李兩注雷同，且略而不詳，而又頗多錯誤也。自正統藏之修迄今五百餘年，度藏道觀，多有毀損。民國十二年影印流通，士林之所重，仍在其間舊刊祕笈，隻義單辭，可以裨益考索。至於舉全藏之資料而分別剔梳，探其湮闕，庶供一般學術宗教歷史研究之所資，且以減學者排比剖析勘覈之勞者，尚不多觀。是以有茲編之作，欲彌其失。篇幅既張，遂有逸出補注工作之外者，爰命名，聊以紀其薈萃之實。

(附)記一：張伯端與悟真篇

道藏一二六一一七修真十書中，有張伯端之悟真篇，頗收南宋時葉士表（文叔）及袁公輔之註。其餘有註各本，散見道藏六十一至六十六冊，篇幅雖非過繁，其間頗有錯綜複雜之關係，固有待於學者之細覈與董理也。茲請先從悟真篇三註一書言之：

悟真篇三註

道藏六十三——四有悟真篇三註，題紫賢薛道光，子野陸墅，上陽子陳致虛註。即王陽明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一詩所疑三註並出一手者也。

此本卷首有悟真篇記，文中稱龍圖公（陸）詵為先大父，則撰人當為陸詵之孫思誠。然此記3 b以後，誤竄入他文凡五面至5 b，而下葉即6 a仍與之不相關，而為薛式（案，即薛紫賢）在乾道五年乙丑（1169）中秋序之末五行，薛式之名上又益一「孫」字，不知何意也。乾道五年為己丑非乙丑，或由板刻致誤。其竄入之五面，初察之，文字實同悟真篇註疏（道藏六十一）1 / 10 b起之翁葆光註，自是面第二行起，共四十九行，除少數字句，幾乎字字悉同。再細研求，則知此五面尚非悟真篇註疏之重印，而實為本書（悟真篇三註）2 / 3 b—5 b上陽子註之複製版。此處原葉碼2 / 5 b，道藏梵筌本有「律二——三」一行字，景印本仍可見。今此數面竄入此悟真篇記，記3 b一面依稀仍有此「律二——三」之痕跡。其勢必為當年修藏刻寫者誤入，而易去悟真篇記此五面文字。陸思誠之文頗平實，於研究悟真篇作者張紫陽（伯端）事跡，不無關係，失去良可惜也。

上陽子陳致虛註悟真，竄入翁葆光之註文，見題象川無名子翁葆光

註之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翁又字淵明，道藏六十五悟真篇註釋題象川無名子翁淵明註，知與葆光爲一人，淵明之名又見悟真篇註疏序 12b 戴起宗夾註，戴卽爲此本作疏之人。

白雲書道藏目錄詳註 1 / 2 1 b 誤作戴起宗，翁薦光。

上陽子卽陳致虛觀吾，道藏四十五——六收其所撰度人經註解，有至元二年（1336）序。翁註悟真篇自序撰於乾道癸巳（1173）中秋，序稱皇宋，安能預引上陽子之說？上陽子註之闖入翁註本爲有翁註以後之事，可不待言。戴起宗與上陽同時（戴之履歷見後），然戴疏序文並未及之；惟 2 / 1 2 a 疏嘗引上陽子陳致虛曰。是註疏本翁註如 1 / 1 0 b，3 / 1 7 a，4 / 1 b，5 / 2 a，5 / 1 9 b，6 / 1 5 b—1 7 a，7 / 4 b—5 a，8 / 1 6 b—1 7 b 所引上陽子曰，俱非南宋時翁葆光之所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悟真篇註疏附直指詳說條可參看。陽明之疑，非全無根據者，然亦尙不足以知各註之真相耳。

又校此五面，除字體訛異處外，以翁註悟真篇註疏勘之此記文所誤入者，文字亦稍有顛倒。如記 3 b 第五行鍾離翁云「起二十七字」，註疏本移在 1 / 1 0 b 第九行豈不直露天機之下，而加「此正合」三字以冒起下文。又記 4 a 第六行「此謂男女修行如此」一語不甚正確，因原意僅指男子；註疏本 1 / 1 1 a 又易爲「此爲男子修仙之道」。一般言之，翁註在註疏本偶有文字舛誤費解之處，亦可用有悟真篇記之三註本文字互校。如註疏本 1 / 1 2 a「非但求財」，「求」爲「喪」字之誤；「覺辦愈重」，「辦」當爲「罪」字；1 / 1 2 b「讀其韻曰」，「讀」當爲「續」字；「與你方見一個」，「見」實爲「兒」字之誤。如無此竄入悟真篇記之五面或三註本上陽子原文，讀註疏本亦頗喫力也。